

Blanc

量身定制的幻想

Illusions sur mesure

[法] 热拉尔·马瑟 Gérard Macé 著

朱珣 译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量身定制的幻想

Illusions sur mesure

热拉尔·马瑟 Gérard Macé 著

朱珣 译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量身定制的幻想/(法)马瑟著;朱珣译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12
(巴黎丛书)
ISBN 978-7-5617-7452-6

I. ①量… II. ①马…②朱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
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6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1255 号



VINDRAE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

企划人 倪为国

Illusions sur mesure

Vies antérieures

By M. Gérard MACE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 2004 pour Illusions sur mesure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 1991 pour Vies antérieure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Mme CHEN Feng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-2009-158 号

巴黎丛书

量身定制的幻想

(法)热拉尔·马瑟 著

朱珣 译

责任编辑 李炳韬

封面设计 魏宇刚

责任制作 肖梅兰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78 1/16

插 页 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9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7452-6/G·4302

定 价 22.8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一切存在事物中最不具有诗意的便是诗歌，因为诗歌没有自我——他总是存在于别的躯体中，总是在填写着别的生命。

—— 济慈

诗人享有一种无可匹敌的特权：他能够随其所愿地时而做自己，时而做他人。就像在找寻躯体的游魂一样，随时可任意进入人身，扮演角色。

—— 波德莱尔

译者序

“所有的译著永远都只不过是原著的影子而已，这个影子极力想忠实于原形，却依然不可避免地曲解了它。”这是《影子博物馆》里的一句话（本书的作者 Gérard Macé 先生精通意大利语，有意语到法语的译著出版）。如果说译本是影子，那么译本的读者对于原著的把握就是捕风捉影了。《走出非洲》（*La ferme africaine*）新法语版的译者 Alain Gnaedig 在序言中将他的译本定义为对原著的一次“重读”。在此，我也想邀请本书的读者将译者的“重读”尽情地重读，各自寻找各自“量身定制的幻想”。

《量身定制的幻想》（*Illusions sur mesure*, 2004）和《前世之身》（*Vies antérieures*, 1991），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：Macé 先生首先是一个诗人。他的作品，一半在幻梦里，一半在现实里。朋友常常问我在译一部什么样的书，这总是让我很难回答。《量身定制的幻想》不是游记；《前世之身》不是传记；二者都是诗人的臆语。

诗人的臆语，内容也许是虚构的，情绪却真实得刺眼。现

在回想,当初选择译 Macé 先生的书,多半是受了一句话的感动:《前世之身》中《年轻人与死神》的开篇写道“我站在阳台上已经几个小时了,想象着自己就这么跳下去,像放慢镜头一样,不停地回放,有几百次了,仿佛是在享受重生。”这大概就是“死去一点点”的意境,是一种旅行。

这本书的翻译,前前后后,断断续续,总共用了两年的时间。虽然第一篇与最后一篇难免有“恍如隔世”的感觉,还好,译书不比自己写文章,大概不必一气呵成,总是需要一些时间沉淀。在这两年中,我两次在巴黎见过 Macé 先生。第一次在 2007 年夏天,那时我刚译好《影子博物馆》和《猫学院》,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“你很幸运,原著作者还活着。”Macé 先生其时已经退休(说一个作家退休,有点滑稽)。他的书房很大,一个长厅,空空旷旷的,只在紧里面摆了一张书桌,是他写作的地方。一走进去,有一种要“升堂问案”的感觉。就在这里,我问他两个现在看来很愚蠢的问题,他的回答让我如梦初醒。

“Macé 先生,《影子博物馆》里提到的这座影的展馆真在布拉格吗?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。”我一开口就问他。

“这纯粹是我想象中的旅行,你信以为真了,这正是我要给读者创造的印象,看来我成功了。”Macé 先生微笑着回答我。

“那么《猫学院》这篇文章,您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?”我继续问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,都是量身定制的幻想。”他有点惊奇我会问这样的问题。

我想我确实是唐突了,问一个诗人他作品的意义,就好像

问一个抽象派画家他画的是什么。他们传达的都不是信息，而是情绪。

《量身定制的幻想》中另有一篇文章《漂浮的瓶子》，里面细致地描述了一座海事博物馆，原型就是巴黎海事博物馆，坐落在特洛卡代罗(Trocadéro)广场，距离我当年在巴黎的住所很近，步行十分钟就到了。可是我没有去，我要它像影子博物馆一样，成为量身定制的幻想。我要我的译本保持情绪的准确。

第二次见 Macé 先生是在今年六月，那时全书我已经译完，译稿正在接受复旦大学黄蓓教授的初审。很巧，黄教授当时正在巴黎做学术研究，于是原著作者、译者和审稿人共同见了面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黄蓓老师是 Macé 先生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她的审改意见精辟细致，令我受益匪浅。

《量身定制的幻想》和《前世之身》都是旅行，一个是空间上的，另一个是时间上的。作者早已归来；译者在做完这篇序言之后，也要放下行囊了；现在是中译本的读者启程远行的时候了，做个“足不出户的旅行者”吧，看一看那些“似曾相识的世界”。

朱珣

2009年11月26日 于北京

目 录

译者序/ 1

上卷 前世之身

引子/ 3

记忆的发明/ 6

开口说话/ 10

沙漠中的一季/ 14

年轻人与死神/ 19

万年历/ 23

巨人的翅膀/ 28

新亚当/ 32

布之歌/ 37

织物之恋/ 41

鬼宅/ 47

演员的使命/ 51

告诉我是谁萦绕在你心头/ 55

下卷 量身定制的幻想

影子博物馆/ 61

猫学院/ 72

美人鱼与假人时装模特/ 84

漂浮的瓶子/ 89

一部康拉德未发表的小说/ 93

一个不为人知的名流/ 100

阳伞与棍子/ 104

犹太与流浪的犹太人/ 108

无冕之王/ 113

再也梦不到的世界/ 116

冥河/ 119

死去一点点/ 121

对面的房子/ 124

在德鲁兹的一天/ 127

右手之国/ 135

足不出户的旅行者/ 140

铁器时代/ 143

柏拉图的梦/ 150

量身定制的幻想/ 153

似曾相识的世界/ 158

上卷 前世之身

引 子

我私下里偷偷地学着古埃及书吏^①的样子盘腿坐下。书吏不胖不瘦，是写作的健将，是训练有素的冠军执笔人。

人们如今都不记得了：当年的尼罗河岸边，成群的鸭子和鸡冠鸟在纸莎草^②丛里钻来钻去，书吏一个人，手持弯刀，俯身割着纸莎草。人们应该只记得他盘起腿来坐着的姿势，那张脸似乎从未留下过岁月流逝的印迹。这是一张成人的面孔，身体却像小孩子一般。仿佛从童年到成年，从玩掷骨游戏到用象形文字录事，这期间他从未体会过生之忧虑，因此也不曾显出老态。

埃及书吏写起东西来，轻松自如，一挥而就。他欲将魔力注入文字，但书写对他而言首先是个职业。他们之中的最显贵者在宫廷里伴王子们读书，双手白嫩，长年蓄养宾客，以至

① 书吏(scribe)是古埃及的官僚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管理阶层，在埃及词语中意指“书写之人”，他们通常利用莎草纸进行记录和计算。

② 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，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的茎制作莎草纸，是当时广泛采用的书写介质。

于在埃及文人们常常这样自诩：“被知识撑饱了。”书吏可以对很多人发号施令：那些靠力气吃饭的劳动者，那些在田中锄地、在河中摇桨的奴隶都要听他的话。写在纸上成文的命令比法老的一个手势还有威慑力，它触及的地区更广，人们执行起来一刻也不敢耽误。

埃及书吏的任务不是创作，而是记录和复述。比如书写判决或协约，他都是遵循已有法则和成规。他能够将《亡灵书》^①熟记于心，随时可以引述那些能够让人获得重生的咒语。他懂得将数字和日期纵排成列，那些难解的符号在老百姓看来像麻雀，像房子，像野兔，像棋盘——其实只是简单的辅音字母，既可指示发音，也可以表示国王们的名姓。

书吏盘腿坐着，腰板儿挺得直直的，就像一个退役从文的体操运动员，绝不似那些曲着眼睛在灯下躬身读书的老学究。盛世的埃及不允许有人摆出忧郁不胜之态。书吏的灵感不像我们的灵感那样转瞬即逝，好象来牢狱造访的仙子，翅膀一扇眨眼就飞走了。那时候，书吏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马拉美^②曾用他那像古埃及文一样晦涩难懂的诗句描写埃及书吏的塑像是“一次不明灾难后留下的大石块”。

书吏的雕像是一块石灰岩，遍身红色，由于在墓穴里待得久了，让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。书吏的旁边还有一个石猴的塑像，确切的说是石狒狒，它屈膝坐在那里，好像一位智者。一动不动，又好像袖珍的护符，或是人们平常摆在桌子上的祈福小座像——那些从未灵验过的木胎泥塑。这只狒狒是

① 古埃及殡葬仪式的祷文总集。

② Stéphane Mallarmé, 1842—1898, 19 世纪法国诗人、文学评论家，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。

司管写作的神，它将写作的才能教给人类，等着看他们的额头上也爬满冥思苦想的皱纹。

但埃及书吏的额头上并没有皱纹。他其实是个小偷，是个骗子。这样揭露他，我有点不忍。因为对于符号，他毕竟有自己的一套。他总是摆出一副达官显贵的姿态，嫉妒其他会写字的人，嫉妒他们白嫩的手，嫉妒他们得到的阿谀奉承，甚至嫉妒他们的塑像在法老的墓穴中靠法老更近。书吏的表情也像一个在死亡面前还要投机取巧的商人，他挨门串户游说，企图左右那架看不见的天平。白鸛鸟跟着他，嘶哑地叫着，每年尼罗河涨水，两岸土地又获得滋润的时节，白鸛鸟便飞回来，仿佛是在证实文字的永生。

没有年龄，没有姓名，两只玻璃眼睛，这位身份不详的古埃及书吏静静地盘腿坐在那里，大概自以为是众神的书记。其实，在他身上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：我们写作，不也是为了寓居于别人的身躯吗？不也是为了存身于记忆挖就的小窝吗？

记忆的发明

第一位苏非派^①教徒曾在煅金的斧头声里听到先知的名字,于是他便原地打起转来,好像一个被记忆抽打的陀螺,直到感觉天旋地转。

在西方文化中,记忆既不是一种舞蹈,也不是一次与天使的搏斗。它是什一税^②,人们在世上还剩下多少日子,税盘就是多少。收上来的“记忆什一税”悄无声息地落在两个匣子里,一个是收入,另一个是恩惠。西蒙尼德斯^③曾感伤地说,即便自己与机会做了不少交易,与天神们玩了很多把戏,盛恩惠的那只匣子到头来还是空的。

在西蒙尼德斯的年代,人们刚刚学会预测日月蚀现象,刚刚测量出大熊星座与小熊星座之间的距离,刚刚通过人影计

① Sufisme,苏非主义(苏非派)为伊斯兰教的密契主义(或称神秘主义),为追求精神层面提升的伊斯兰教团。

② 也称十一奉献、十一捐,常用于指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宗教奉献,欧洲封建社会时代被用来代指教会向成年教徒征收的宗教税。

③ Simonides,公元前556年—公元前468年,希腊抒情诗人。

算出金字塔的高度，地球在人们的概念里也还只是一块浮动的平板。西蒙尼德斯创造出许多诗歌来祝酒，举哀，歌颂君王，赞美运动员、斗士和马拉松城的士兵。而他的灵感是要靠银子滋养的。诗歌的修辞是否丰富华丽主要取决于人们肯出多少钱。正是下面这个关于钱的故事让他后来声名大振，在这个故事中，金子的重量与踉跄的记忆一样无从确认。

西蒙尼德斯坐在饭桌的最末段，轮到他起身赞颂主人了，他要当场和乐做诗，那音乐早已失传。然而主人很吝啬，或是认为他的诗篇并不值那么多银钱，不然就是因为诗人中间忘了词；但西蒙尼德斯的诗歌中忽然横插进来一段对双子兄妹^①协助伊阿宋^②征服金羊毛^③事迹的赞颂也是常事。双子兄妹曾经将一位诗人变成盲人，作为对他的惩罚；在他们的要求下，父亲宙斯将他们先后都升为了神。

主人很不高兴，如果眼前出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双子兄妹，准把他们捉来拔掉翅膀，谁叫他们抢了自己的风头。主人决定只付给西蒙尼德斯三分之一的工钱，剩下的，他自己去和这对触霉头的“鸟”兄妹讨吧！于是，主人大笑着咒骂这一对众神的信使，把他们想象成带了套环的鸽子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一名奴隶进来向西蒙尼德斯报告说，外面有两个天神模样的年轻人，气喘吁吁，在门口等着见他。在场的宾客都不相信，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西蒙尼德斯向外走去。

① 指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妹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阿尔忒弥斯，他们是宙斯和勒托的儿女。

② 拉丁文名 Easun，希腊神话中夺取金羊毛的主要英雄。

③ 希腊神话中，金羊毛是一只会飞、会说话的公羊的毛。伊阿宋和其他英雄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金羊毛，保证伊阿宋获得了他的遗产。

然而门外并没有双子兄妹的身影。传说，双子兄妹从不在人世同时出现。当然，偶尔也有牧羊人、士兵或是小女孩说自己看到过他们。西蒙尼德斯无心去思考这些神话传说，也无心观察两个玩游戏的小孩，游戏玩得厌烦了，几个世纪以后他们将发明出新的字母表。忽然之间，时间好像突然裂出一道口子，他面前的这栋房子就在眼前坍塌下来，屋顶、支柱、三角楣、塑像，一霎时夷为平地。主人花巨资兴建的这座庭院就这样变成了尘土飞扬的废墟。看来，双子兄妹已经付了那剩下的酬金，或者说是已经报了仇吧。

废墟中遇难者的尸体无法辨认，人们找来西蒙尼德斯，他根据自己离开时主客们落座的位置逐个确认出死者的身份，由此也便发明了记忆术。西塞罗后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段故事，他不但对西蒙尼德斯的方法深信不疑，而且还得出结论：“空间就像一块蜡板，人们尽可以在上面书写。”而“图像就如同在蜡板上涂抹的文字。”直到今天，背一长串书的小学生也还是承教于西蒙尼德斯。是西蒙尼德斯启发了我们：记忆有一连串的房间和厅堂，就像宫殿或者迷宫一般。在记忆中徜徉，就是在宫殿的走廊、楼梯和时开时闭的大门间穿行。记忆是一座有鬼魂出没的房子，我们在其中既是梦游的参观者，也是鬼魂本身。

现在的人们，不再去读西蒙尼德斯的诗篇了。然而他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故事。传说，风和日丽的一天，西蒙尼德斯独自走在河边，看到一具尸体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于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将它掩埋起来。第二天晚上，死者的魂托梦给他，嘱咐说有一艘船千万不能坐，那船是要沉的。还有一回，一位国王问他神的定义，西蒙尼德斯要求国王给他一天思考的时